



VI HORAE

赵汀阳 著

四种分叉

Forking Possibilities



VI HORAE

四种分叉

赵汀阳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种分叉/赵汀阳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312-4

I. ①四… II. ①赵…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5419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四种分叉

著 者 赵汀阳
责任编辑 陈哲泓
封面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
字 数 63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312-4/B·1071
定 价 30.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关注中国问题
重铸中国故事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是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1 导言:为存在选择问题

Introduction: To Be In Making Problems

5 第一章 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

当代性

Chapter One: The Forking Time

38 第二章 意识的分叉:第一个哲学词汇

Chapter Two: The Forking Consciousness

68 第三章 伦理的分叉与有轨电车悖论

Chapter Three: The Forking Ethics

93 第四章 智能的分叉:一种自我否定的存

在论

Chapter Four: The Forking Concepts of Intelligence

导言：为存在选择问题

世界明摆着，事物也明摆着，却没有一个问题明摆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存在无言，人为存在选择问题。人能提出问题和制造问题，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但肯定为必然的存在开启了可能之命运，把无事的世界变成有事的世界，把自然的生存变成人文的生活，为事实赋予价值，将时间化为历史。正如行走创造道路，问题在于问法，维特根斯坦说：“问题的含意在于回答的方法。告诉我，你是如何探求的，我就告诉你，你在探求什么。”^①

至少有两种能够生长问题和思想的形而上学场域。其中一种是自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所开拓的超越经验世界之纯粹理性世界。关于理性世界的诸种解释虽有客观主义和主

^① 维特根斯坦：《哲学评论》，丁冬红、郑伊倩、何建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Ⅲ，§ 27。

观主义之分,但都相信唯有理性世界才是超越纷乱经验世界的本真存在,也唯有与之对应的理性才能够解释存在之所以存在之必然性,因而就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理由。这意味着理性之路或逻辑之路,而必然性就是所求之答案。寻求必然性既是为了解释万物之依据,也是思想安顿自身的理由。必然之在便是永恒之在,按照理性的想象,必然的理性世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而不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纯粹存在便得以摆脱因为屈从于时空条件所导致的任何缺陷或局限,因而必然之在是自身同一的、完满的、永恒而无变化之永在。无变化是永在的根本性质,任何变化都因其不确定性而被认为是局限或缺陷,只有永无变化才能永在——这个认识是理性最有想象力的观念之一,但也是一种在哲学上有着疑点的想象。长期以来我们相信必然性能够解释万物之所是,但这个信念变得越来越可疑。万物的深层存在状态,比如说万物的量子状态,似乎并不符合逻辑所理解的情况,而更接近不可测的变化状态,因此,必然性很可能只是属于观念的世界,而并非事物本身的性质。更为可疑的是,即使必然性仍然能够解释万物之所是,也肯定无力解释万事之所变,这意味着必然性无法解释生活世界的问题。生活和历史的问题直接暴露了必然性概念在哲学解释能力上的局限性,人文世界的历史性、语境性和互动性的变数注定了生活的问题和意义都落在了必然性概念之外,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的问题全然未被触及”。

生活的问题及其意义都在可能性的概念里展开,属于可能之事,并非必然之物。事皆为具有不确定性而连续变化的经验,生活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超越经验世界,这意味着,可能性的形而上意义不在于超验性,而在于超现实性,即超越了此时此地的现实性,因此,可能性表达的不是存在的真理,而是存在的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性的超越性表现为经验世界的“无理性”(不等于非理性),类似于数学中永远无限演化着的无理数,可以说,每一个无限延伸的可能性都是经验世界中的一个无理数。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形而上学的两面,在存在论意义上,可能性意味着存在的未来性。

在可能性领域里所产生的哲学问题永无最后答案,不仅因为可能性是无限敞开的,而且每个问题自身也都在无限生长中,问题的生长无终点,也就没有最终的必然答案,于是,以可能性为对象的哲学由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永无止境,这一点全然区别于以必然性为对象的哲学。寻求必然性意味着寻求无可替代的唯一答案,与此不同,反思可能性却意味着问题的答案还是问题,所以说,可能性敞开了永远的未来性,在此,存在(being)就是变在(being in becoming)。没有未来性的存在就不再有问题,因为不再有思想的余地,由此可知,“存在”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切存在的先验含义,也是一切知识的界限。假如非要追问存在本身,也只能得到一个重言式的答案:存在即存在。这既是一切问题的绝对前提,无疑是最重要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却无所言说,因

为无可言说。

因此,哲学显然基于“存在”的概念,但也显然不是对“存在”的研究,因为需要思想并且能够思想的哲学问题都始于“变在”而不是“存在”,或者说,“存在”无问题,“变在”产生所有问题。这正是《易经》和老子所开启的形而上学,它指向万变而不变之道。道并不先于行,而是生于行,在于行,成于行。行于变在之中开启了存在的无限可能性,因此有了未来,同时开始了历史性,也由此产生一切事关命运的问题:精神、意义、幸福、历史、传统、价值、道德、自由和责任,就是说,能够有效讨论的哲学问题或者属于存在的未来性,或者属于存在的历史性。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性都足以展开成为一种可能生活甚至一个可能世界,而多种可能性则构成博尔赫斯所说的“时间分叉”,这是意识的特效,或者说是意识的奇迹。唯有意识能够思考在不同时间维度中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相当于意识具有多维时间。科学家所推测的多维时间的宇宙只属于理论,尚无法被观察,唯有语言——意识的表达形式——能够在理论上表达多维时间的存在,这就是意识的奇迹,也是所有哲学问题之所在。而那个唯一没有时间分叉的点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实,在现实身后的时间在多种叙事中展开为复数的历史,在现实前面的时间在多种选择中展开为复数的未来。

这本小书讨论了可能性的四种分叉,这仅是“分叉问题”的冰山一角。

第一章 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 论问题的当代性

1. 博尔赫斯的花园

存在于《特隆百科全书》里的特隆世界以心理学为其唯一基础学科，而所有其他学科都是心理学的分支。特隆人所理解的宇宙只是思想过程，因此，宇宙的存在就只有时间性而没有空间性。既然一切存在者都只显现在心理过程中，特隆世界所产生的形而上学就只是“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于是，特隆哲学家们“不研究真理或真实，而只研究惊奇”^①。博尔赫斯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所展现的想象力本身就真正是个惊奇：想象一个子虚乌有的世

^①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pp. 17—37。

界已然不易,但虚构一套关于世界的学问就更是匪夷所思。摆脱了空间负担的世界或是不真实的,至少在人类有限的物理学里是难以理解的,但那个没有空间性的世界却因此能够彻底摆脱唯物论问题的拖累,这对于唯心论似乎是个好消息。可惜笛卡尔、贝克莱、康德和胡塞尔一直都没有听说这个好消息,只好苦苦而徒劳地在意识里寻找能够说明外在真实世界的真理,以便证明万物皆备吾心。既然特隆文化所理解的世界摆脱了空间问题的拖累,那么,意识就是世界,世界就只有惊奇,不过,严格地说,这个想象摆脱的不仅是唯物论,其实同时也摆脱了唯心论——如果意识就是世界,也就无所谓唯心了。

无空间而只有时间的客观世界或许并不存在,而只有时间的主观世界在意识中却是可能的。唯心论虽然无法对外在世界做出确保其真实性的断言,却敞开了意识本身所蕴含的问题,尤其是时间问题。对于物质世界,仅有时间确实不够,但对于存在,不断之持续性就意味着存在,因此有时间足矣。存在之本就在于时间性,意识之本也在于时间性,两者的同质性使意识得以仅凭自身的主观性而创造出纯粹意识对象的存在。时间虽是一维,却有弹性,能够撑开而“共时地”(synchronically)容纳众多对象,因此共时性可以解释时间所开放的非空间性的内在空间性,尽管它不是实在的广延而是逻辑的空间性,但已足以解释一个无广延的世界如何存在于意识中。

根据胡塞尔完美主义的唯心论,意向性之光的投射就生成了凝结着意向意义的意识对象,或者说,意义构造了对象,于是,在意识中出场的主观世界就是意识已经构造完成的内在对象,这意味着,意识对象就总是现在完成时的。即使当下我们想象了一种未来,这个想象也只是现在时的意识,它并非那个将来时的未来,而且,意识对未来的想象也不能预定真实的未来,更没有被未来的真实所充盈(fulfilled),因为未来尚未存在。既然意识无法一厢情愿地把未来构造成一个确定的对象,未来就不在意识的城堡之中。于是,未来终究落在意向性之光的外面,意识被迫止步于它无力确定的未来。这样的话,意识所构造的主观世界就不是一个贯穿无穷时间的完整世界。看来,唯心论把主体性理解得太像上帝了,就好像意识能够构造一切对象,可是在未来面前,意识的魔法失灵了,意识无法主观地决定并且构造未来,意识的权威和构造能力仅限于现在完成时,因此,人只是一个有条件的、有限度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绝对主体,人的主体性在未来、历史、外部世界和他人那里失去了主权。

对于作为超时间绝对存在的造物主而言,未来不是个难题,只要造物主乐意,无穷时间和无限存在都可以同时一起出场,类似于瞬间穷尽了无限数目。唯有神占有全部时间,因而拥有无穷存在。可是对于存在于时间中的人,未来尚未存在而只是在人之外的未定可能性,人无法对尚未存在的无穷可能性进行有效的比较,也就永远难以决断,意向性只能

踌躇不前地滞留于现在完成时。除非意识放弃自由,按既定惯例行事,使未来行为成为现在的复制,意识才有确定的前行意向。然而,重复性的前行方式正好否定了未来的未来性。假如失去了不可测的未来性,未来就仍然等于现在,重复存在意味着尚未进入未来,所有与未来性有关的事情和经验,期待、创作、冒险、惊喜、挫折,都消失在我们的自身复制中。这里并不是在贬低存在的重复性,相反,永远重复几乎意味着永恒,而永恒是伟大的,问题是,疲于奔命的人没有资格享有永恒。我们只好承认,意识主体性所构造的主观世界不可能是完整的,总有一半尚未存在,意向性之光是有限的,世界总有一半在黑暗中。这正是主体性的难处:人被迫成为生活和历史的作者,却对自己的创作和命运毫无把握。

博尔赫斯在另一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里揭示了关于时间概念的关键问题。那个古代中国的建造师的遗作令人费解,似乎处处矛盾百出,就像是一个让人迷失的路径交错的花园,它暗藏的谜底是无穷分叉的时间。通常,在面临未来的多种选项时,我们只能选其一而排他,所以永远痛失众多可能性。可是那本谜书却超现实地“同时选择了所有选项,于是创造了多种未来,多种时间,它们分离又交错”,于是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种种结局,但结局并非结束,而是通向其他更多分叉的出发点,因而未来总在步步分叉中无穷演化。交叉小径花园的作者“不相信单一绝对的时间,而相信存在着无限的时间系列,存在着一张分合平行扩展的时间之网”,这张不断分叉的

时间之网包含了一切可能性，因此“时间总是不间断地分叉为无数个未来”^①。这就是自由选择的困境：无穷分叉展开的未来永在意识的的能力界限之外，尤其在理性能力之外。

时间分叉打破了时间流畅的一维性，导致了时间断裂，使投向未来的意向性永远处于尚未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状态，就是说，既然未来永远是个谜，那么，投向未来的意向性就不可能生成确定的意义而陷于未来的迷宫之中：一切互相矛盾的可能性都是同等可能的选项，没有事先预定的优先排序而平行铺开在现时之中，并且在更远的未来里还可能互相交叉或互相转换。不可测的未来撕裂了意向性，使之难以凝聚，使理性无法理性地到达一个合理结果。事与愿违成为未来性的一个性质。

作为时间分叉的多种未来可能性虽然共时地存在，可它提出的却不是共时性问题，而是当代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有所不同：当代性——“与时间同在”（contemporary）不同于共时性——“在同一时间里多个事物同在”（synchronic）。在某个时刻，多个事物同时存在，我们意识到的是这些事物的平行状态，却并没有意识到时间本身，也没有反思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当我们意识到时间分叉为多种尚未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还将无穷分叉为更多可能性，此时意识到的不是事物，

①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pp. 69—83。也参见《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王永年、陈众议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pp. 128—140。